

欽定三國志

吳志卷一之十

欽定三國志

卷之三

蜀志卷九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漢陳壽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開蜀裴松之注

董和 劉巴 馬良 弟襲 陳震 董允 陳祇黃皓 呂乂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爲牛韓晉江原長

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惠衣蔬食防遏踰僭

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習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

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

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

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敕典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

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玕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

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

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

於偉度數衣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雪也其追思和如此

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有忠蓋之效故見褒連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兖州刺史至右驍騎將軍濟弟博歷長水校尉尚書

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且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都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揚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權鸞鳳之艷遊燕臺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

圖孤以六軍繼之也

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趾

零陵先賢傳云巴往東關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臨邛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

成當還此其宜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趾至蜀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趾更姓爲張與交趾太守士曼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尋益州縣所拘留太守張緩

紅夏太守不得舉
爲孝廉明也
俄而先主定益州巴
辭謝罪貢先主不責
零陵先賢傳曰韓瑩
法止迎劉備巴諫曰
備人也入必爲害不
可內也說人巴貢諫
曰

梁朝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患焉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而慕足下主公今力
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
語乎飛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
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
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
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
間府庫充實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巴爲尚書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

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

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開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真巴以爲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繼

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

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

二年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零陵先賢傳曰輔吳將軍張昭嘗對

孫權論巴稱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沈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

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

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

臣松之以爲良蓋與亮結爲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爲尊兄耳

夫鑒用雅慮審貴垂明於

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鄧衡之聲並利於事

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

今衡國印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

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

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旨會先主敗

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爲騎都尉良弟諤字幼常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縣竹成都令

越嶲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

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襄陽記曰建興二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

阻不服入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

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

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敵孟獲以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

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

漢中謖下獄物故亮爲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謖年三十九襄陽記曰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親謖猶

使平生之交不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將

琬後論漢中謂亮曰昔楚穆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

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

賊邪習鑿鑿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親林父之後猶故唐法而收功楚成關得臣

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無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

將以成禍不亦難乎且先主誠職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顧而不變舉承明顧之難廢也爲

天下事匪微大敗壞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
達明主之體裁之失中卽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官智者也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
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尙書遷尙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賀權
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
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明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煥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
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
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敗告使行人睦焉卽日張旂誥衆各自約誓順流
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
吳并涼冀充屬蜀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
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
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
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禪

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等請禪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

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

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

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尙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勳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諂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尙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

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

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收豎小人也雖嘗有嗚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

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卽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私怨耳而無鯨鯢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羣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曹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爲丞相府屬出佐巴郡國官不微矣以此疑曹氏之言爲不審的也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待中尙書令

爲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

華陽國志曰費禕蜀人以諸葛亮將琬費禕及允爲四相一號四英也

陳祗代允爲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

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

皓毒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

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

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關鑒深見信愛權重

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祗統職一紀秉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

命不融遠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諡諡曰忠侯賜子榮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爲黃門侍郎自祗

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爲自輕由祗媚茲一人皓構間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

臣松之以爲陳羣子泰陸

遜子抗傳皆以子襲父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

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駢角之美而亦如泰者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傳故不復稍加品藻陳武與表俱至備將軍以位不相過故也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

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乂遷新都縣

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

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
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買姦巧非一父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
之中凋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尙書代董允爲尙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父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
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四年卒子
辰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
至巴西太守皆與父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父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尙之節馬良貞實稱爲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
皆蜀臣之良矣呂父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蜀志卷九考證

劉巴少知名注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

臣清植

按本傳下文云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

不就則表初未必有欲殺巴之事也零陵先賢傳蓋傳訛之談

又注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

臣浩

按主記疑作主計劉先主主字宜衍

劉表傳中別駕劉先是其人也

巴復從交趾至蜀注乃由牂牁道去○道去元本作遁去

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注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元本作天分素高亮多分字

非公事不言注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

臣清植

按本傳下文凡諸文詰策命皆巴所作則先

主之稱尊號巴未必以爲非也零陵先賢傳蓋勸敵國諉誹之辭亦不足信

馬良亮猶不然以謾爲參軍○宋本作亮猶謂不然多謂字

呂乂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格論毛本作恪論

蜀志卷九考證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漢陳壽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喜裴松之注

劉封 彭 纂 廖 立 李 嚴 劉 瑗 魏 延 楊 儀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爲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爲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觀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麟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則欲功

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諫德浮於五湖管犯謝罪凌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愚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慈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權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爲讎況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與之言必爲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爲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識見禍明尚風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來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遠進足

下失據而還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離青禍猶皆如斯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
霄也俱在面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
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者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
聽智果別族於太史氏爲輔
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 今足下竊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

之非義也自號爲丈夫爲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爲背親也北面事君以
正綱紀不爲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爲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
然內向非但與僕爲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
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時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
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違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
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魏略曰申儀兄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聚衆數千家後與張魯通
又遣使詣曹公曹公加其號爲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末爲蜀所
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卽以兄故號加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數
上言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達死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儀來朝儀至京師
謂轉儀拜樓船
將軍在禮請中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
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嘆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爲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

之封子林爲牙門將咸熙元年內移祠
東達子與議督軍是歲徙還扶風

彭蒙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傳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闢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縣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溫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淡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貞不虧雖古人潛遁竊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勳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蒙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蒙爲徒隸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蒙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蒙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羞徑上統牀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譔談統客既罷往就蒙坐蒙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於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蒙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爲奇數令蒙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職過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蒙爲治中從事蒙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鬱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蒙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蒙行事意以稍疎左遷蒙爲江陽太守蒙聞當違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蒙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蒙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

楊雄方言曰驕驕乾都者車老也郭璞注

曰皆若者皮色枯瘠之形也臣松之以爲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爲兵故語稱養革革猶兵也臣松之曰老革猶言老兵也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

定也超羈族歸國常懷危懼聞臣松之曰驚默然不答臣松之曰棄退具表臣松之曰辭於是收臣松之曰棄付有司臣松之曰棄於獄中與諸葛

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闖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

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衡陽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

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

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臣松之以爲

厚者蒙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己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棄一朝狂悖自求殖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

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

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僥倖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

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

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

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

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